

周耀辉 著

美女恐惧症
尘埃恐惧症
小丑恐惧症
知识恐惧症
两栖动物恐惧症
下巴恐惧症
树林恐惧症
蔬菜恐惧症
家恐惧症
影子恐惧症
月亮恐惧症
在公共地方写字恐惧症
打针恐惧症
小便恐惧症
神恐惧症
外语恐惧症
大的东西恐惧症
黑色恐惧症

假如我们 什么都不怕

读完这本书 (但愿) 你可以什么都不怕

蜘蛛恐惧症
数字恐惧症
广场恐惧症
失败恐惧症
13号星期五恐惧症
名字恐惧症
动物园恐惧症

反骨恐惧症

现代人为什么会患上这些千奇百怪恐惧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周耀辉 著

美女恐惧症

尘网恐惧症

小虫恐惧症

知识恐惧症

两栖动物恐惧症

下巴恐惧症

树林恐惧症

蔬菜恐惧症

家畜恐惧症

影子恐惧症

月亮恐惧症

在公共地方写字恐惧症

打靶恐惧症

小便恐惧症

神志恐惧症

外国恐惧症

大的东西恐惧症

黑色恐惧症

酒恐惧症

蟑螂恐惧症

被触摸恐惧症

过马路恐惧症

美女恐惧症

小偷恐惧症

小丑恐惧症

蜘蛛恐惧症

数字恐惧症

广场恐惧症

失败恐惧症

13号星期五恐惧症

名字恐惧症

动物圈恐惧症

天象恐惧症

坐下恐惧症

没有恐惧恐惧症……

现代人为何会患上这些千奇百怪恐惧症？

假如我们 什么都不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 / 周耀辉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10

ISBN 978-7-5502-2013-3

I. ①假… II. ①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3165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6293

本书简体字版由亮光文化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并只限于中国内地发行及销售。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

作 者: 周耀辉

责任编辑: 李 伟

摄 影: Jeroen de Kloet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3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5.5 印张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2013-3

定价: 32.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周耀辉 著

美女恐惧症

尘网恐惧症

小虫恐惧症

知识恐惧症

两栖动物恐惧症

下巴恐惧症

树林恐惧症

蔬菜恐惧症

家畜恐惧症

影子恐惧症

月亮恐惧症

在公共地方写字恐惧症

打靶恐惧症

小便恐惧症

神志恐惧症

外国恐惧症

大的东西恐惧症

黑色恐惧症

酒恐惧症

蟑螂恐惧症

被触摸恐惧症

过马路恐惧症

美女恐惧症

小偷恐惧症

小丑恐惧症

蜘蛛恐惧症

数字恐惧症

广场恐惧症

失败恐惧症

13号星期五恐惧症

名字恐惧症

动物圈恐惧症

天象恐惧症

坐下恐惧症

没有恐惧恐惧症……

现代人为何会患上这些千奇百怪恐惧症？

假如我们 什么都不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序：怕什么 什么必然发生 006~011

A 012~019

无数蜘蛛，何处找人
(以A为首的恐惧症超过六十种，最奇怪的是害怕花生酱粘到口腔顶部)

B 020~025

之间(以B为首的恐惧症接近二十种)

C 026~033

什么都不怕，很可怕(以C为首的恐惧症约有五十种，其中有个是害怕美女)

G 058~067

跪下来求婚，站起来演说(以G为首的恐惧症将近二十种，害怕老或是人之常情)

H 068~075

千字、异性、手背长满鳞片(以H为首的恐惧症有三十多种，害怕玻璃或害怕树林)

I 076~083

包在报纸里的鱼咬人(以I为首的恐惧症只有九种，你害怕昆虫吗)

M 102~109

软硬、大小、长短(以M为首的恐惧症有近四十种，害怕悠长的等待，害怕记忆……听上去还不错)

N 110~115

不敢回家的三个人(以N为首的恐惧症有十七种，如今害怕雾的人可怎么活)

O 116~123

肚脐钻出一条蛇像B(以O为首的恐惧症有二十多种，女性或易罹患害怕体重增加)

S 140~147

我们的乌托邦(四十四种以S为首的恐惧症中，害怕月亮的人用什么代表你们的心呢)

T 148~155

图书馆里的三位天使(以T为首的恐惧症有三十多种，是的，有人害怕海)

XZ 164~171

本外/人兽(以X为首的恐惧症只有六种，至于以Z为首的，才四种，但我们好像什么都怕)

D 034~041

蛀牙、性生活、垂直的街道（以D为首的恐惧症有二十多种，若你也害怕做决定……）

E EEEEEEEEEEEEE /
FXXXXXXXXXXXXX（以E
为首的还有自由恐
惧症和知识恐惧症）
042~049

F 一双猫眼、一腔热情、几只烂水果（以F为首的浪漫恐惧症很少有人得）
050~057

JK 084~091

蟑螂是非常成功的（以J为首的恐惧症只有两种，而K之下，有十几二十种）

L 自右、和谐、弃暗投明（以L为首的恐惧症有十七种，包括害怕生孩子）
092~101

P 124~131

下雨木偶恐惧恐惧（以P为首的恐惧症竟有六十多种，希望你不要害怕接吻）

QR 132~139

X光叫蟾蜍长满皱纹（为什么没有以Q为首的恐惧症？以R为首的恐惧症也只有八种）

UVW 156~163

女巫不用文字想象天堂（以UVW为首的恐惧症不超过十种，害怕小便的人好惨）

附录

172~175





序

怕什么 什么必然发生

2011年的时候，我在《南都周刊》开始了一个专栏，叫《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

关于这个专栏，其实还有一个缘起。2010年的夏天，当时我身在德国 Heidelberg（海德堡），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明信片上你会看到的那种典型的欧洲式风光明媚。我在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游山玩水的时候，收到一封电邮，是韩寒的编辑发过来的，问我有没有兴趣写《独唱团》。

当然，大家从来没有看过我的文字刊在《独唱团》上，因为他们是在第一期之后找我的。

当时，我收到约稿，意味着有机会向很多很多会看中文的人，

讲一些我想讲的话。我觉得我应该答应，但，写什么呢？我就在 Heidelberg 这个乐园一般，这个似乎人人都不需要害怕的地方，诡异地想到我常常看到的一些关于中国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充满恐惧。因此，出现了一个想法：假如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怕，会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

我由 A 一直写到 Z，半真不假地书写以某字母为首的种种恐惧症。我写得很开心，是开了心。

与此同时，我会问一些人：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你会怎样呢？

主要的反应不外两种：一是，担心天下大乱，他们有一种假设，就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怕，一定会做一些坏事；二是，更基本的，就答“不可能”，不可能什么都不怕。我明白他们的反应，但我也觉得他们大抵已经失去某种天真、某种想象、某种假如。

慢慢我发现《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当中的关键字不单是怕或不怕，更是假如。

我可以不断用我的方法去书写假如，但我发觉我不知道如何让我身边的人，可以和我一起去想象假如。

我怎样可以让我们挽回一些天真，挽回一些想象，挽回一些假如？

我不知道。我发觉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带你回到乐园，回到一个 Heidelberg 般充满着“啊，我们什么也可以”的地方。我不懂得带你去一个乐园，于是我想，我可以试着带你去地狱。

我去地狱的灵感来自最近看的一位哲学家，他谈灾难，谈我们可以如何面对灾难。他提出一个吊诡的想法：我们就把这个灾

难看作必然发生，然后站在这个灾难必然发生的处境之中去想，看看我们会做些什么。简单来说，他的想法就是，我们避过一场灾难的方法，就是假设这场灾难必然发生。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也跟我们说的恐惧有呼应。

说回我们今天座谈会的题目《香港，假如什么都不怕》，好，我不想这个，我想：香港，假如我们怕的全部必然发生，究竟又会怎样呢？

我随意翻翻最近香港的报纸，试图找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其中一个就是，似乎这个城市好怕剩女嫁不出，于是我想对香港说，她们这些人是必然嫁不出的，怎样？然后，我们又好怕有人肥啊，牙齿不整齐啊，又不懂用 45 度姿态跟人说话啊，但是我也想说，有些人必然是肥的，牙齿必然不整齐的，有人必然直望着你说话的，那又怎么样呢？

我也听到很多人说，担心毕业之后找不到好工作，假如你毕业之后必然找不到你喜欢的事做。我听到很多人担心地产霸权，我想告诉你，香港必然是地产霸权的了。然后，我听到某快餐店卖的烧鹅饭一客 70 元，我告诉你，香港的烧鹅必然会越来越贵的。我看到所有的商场都变得一模一样，因此，我告诉香港，所有商场都必然领汇^{*}化。

有人担心香港失去核心价值，因此香港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必然失去我们的核心价值。还有，我们害怕香港不再自由、不再廉洁，假如香港必然不再廉洁、不再自由。昨晚，达明一派演唱会上，我看见荧幕上大大地写着，有人担心香港成为中国二线城市，因此我告诉香港，我们必然成为中国的二线城市，如何？

我可以继续写下去，而我们可以自己想想自己害怕的事情，

再想，假如这些事情必然发生，你会怎样？我希望我们不只是思考，而是进入这样的情绪之中：假设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我们会怎样做，或者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应该说出来，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恐惧。

在我暂时结束这段话之前，我想打一个电影的比喻，毕竟我们身处的是百老汇电影文化中心，而且，我喜欢电影。

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幻想一个场景：一个人，面前是比他矮的一条横梁，一条坚硬的横梁。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根据另一位哲学家的看法，假如这个人竭尽所能走过去，头崩额裂，伤了甚至毁了自己，这是悲剧，而他也成了悲剧英雄；假如这个人走了一次，撞了一次，再退回去，又再走一次，撞一次，不断重复，这是喜剧，这个人也成了喜剧的谐星，像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悲剧、喜剧之外，我们还有正剧。而正剧里面的人物是这样：他看见横梁，往往会试试弯腰，然后走过去。

可我偏偏是喜欢恐怖片的。

这位哲学家的描述没有包括恐怖片。于是，我想，假如是恐怖片会怎样呢？假如是恐怖片，我刚才说的这个人必然会撞向横梁的，但恐怖片不用英雄，而比较多怪物，并且这个人撞向横梁也不是故事的终结，而只是开始——从我看恐怖片的经验来推测，撞向横梁之后还有很多可能。

我觉得香港这个时刻，好像一出恐怖片。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能注定撞向面前的横梁，我们会注定头崩额裂、血流披面。我走在城市的时候，似乎真的看到人人头崩额裂、血流披面。我喜欢看恐怖片，因为我不知道恐怖片的发

展是怎样，是喜剧、悲剧、正剧，是什么剧，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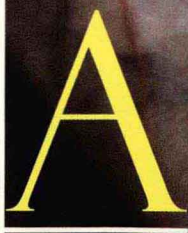
因此，我希望你跟我一齐思考，去感受香港以及此刻的世界，
假如我们怕的必然发生，假如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活在一出恐怖
片中……

周耀辉

2012年4月21日，香港油麻地百老汇电影文化中心

《香港，假如什么都不怕》座谈会发言修订稿，借序

* 领汇：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香港首家，也是以市值计目前
亚洲地区最大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A

Agoraphobia

Ailurophobia

Amathophobia

Apotemnophobia

Arachibutyrophobia

Arachnephobia

Arithmophobia

Autophobia



无数蜘蛛， 何处找人

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

但偏偏这个世界充满恐惧，纵然医学界有能力把恐惧分门别类，可惜始终没有找到根治的方法。先不说我，我身边就有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单说以 A 为首的恐惧吧。

我的朋友 A1 非常非常害怕蜘蛛，他患的学名叫 Arachnophobia。根据 A1 的记忆，他不是天生害怕蜘蛛的，只是有一次，大概六岁吧，他爸爸如常地高谈阔论，不巧头上吊下一只不大不小的蜘蛛，快要碰到他开始秃的头顶了。A1 看在眼里，忽然觉得蜘蛛一定会顺势溜到爸爸的口里。他想警告爸爸，但爸爸从来不喜欢人家插嘴。他情急起来，

果然看到蜘蛛已经进了爸爸口中。

从此，A1 就害怕蜘蛛了，最奇怪的就是每逢 A1 看到中年男子开口说话，就会看到一只蜘蛛从他口中爬出来，甚至吐着丝，满口纠结不清。小时候，他希望所有的中年男人都不要说话，所以后来选择了当小学老师，因为碰到中年男人的机会比较低。现在，A1 也步入中年了，他很担心自己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有蜘蛛一只只爬出来。于是，他很小心，奉着“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典范，尽力把吐出来的字变成一颗颗珍珠，不是蜘蛛。当然，他最希望的是终有一天碰到蜘蛛侠，他相信假如碰到这样一个救世英雄，一定从此爱上蜘蛛。

可惜，他还没有碰到蜘蛛侠。

从 A1 我认识了 A2。他们两个起初是师生关系，后来 A2 长大了，有机会谈起大家的恐惧，居然成了忘年交。但开始的时候，当老师的 A1 其实很讨厌 A2，总觉得他反叛高傲，看不起老师，连 $1 + 1 = 2$ 这样简单的算术都故意弄得一塌糊涂。殊不知 A2 不是不想学，是他害怕数字，他患的学名叫 Arithmophobia。得了这样的恐惧症，你也可以想象他上学的困难。幸好 A2 是个好学生，总算撑到中学，但一到中学，问题也更多了，不但是数学，其他学科也更多地动用数字了。

好像经济，A2 知道社会富裕了，但他依旧碰到穷人，人家可以用统计数据做证明，他却太害怕数字了，不敢用同一个方法去说服自己社会的确富裕了。好像历史，A2 知道春秋战国、贞观之治以及很多发生过的大事，只是说不出具体年月日。每当朋友讨论股市楼价，他都托词离开，因为恐惧。为了弥补自己的弱